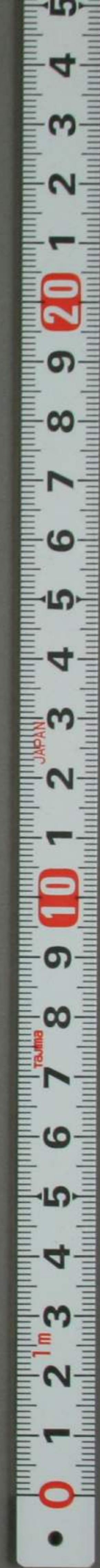


27.68.13
5
2.12

十三

特別
^21
2772
13



門 21  
2772  
卷 13

飛龍傳  
第四十六回  
高行周列頸報國

詩曰

將軍凜忠義。  
世事多不測。  
猶將神速驗。  
帝子不相敵。  
遺書托孤子。  
微功何足報。

趙匡胤克敵班師

立志甚冲天。  
病速膏肓間。  
觀之心駭然。  
執劍了殘年。  
意君能用賢。  
言念在黃泉。

飛龍全傳

第四十六回

昭和十年  
二月十三日  
飛龍

話說高行周身帶重疾。難理軍情。只在府中靜養。一則等待自己病愈。出兵會戰。二則歛兵固守。以老周師便易與爲力。不期這日探子報進府來。說周兵在關外連日百般辱罵。要元帥出去會他。不覺雄心猛烈。怒氣填胸。一時眼昏頭暈。濁氣攻心。兩肋作痛。冷汗淋漓。身坐在軟榻之上。昏暈了半晌。睜開雙目。仰面長嘆。說道。我高行周空做封疆大臣。枉受君上爵祿。不能盡忠勦賊。反被敵人相欺。說到這裏。又是心頭火發。忿怒愈加。說道罷了。我不如帶病出兵。將這微軀決了生死。以報國恩。罷分付左右。傳點開門。整兵

出敵。正要將身立起。步出堂去。不道又是一陣心痛昏暈。仍將身軀挫下。倒在榻上。左右見了如此光景。怎好把軍令亂傳。只是侍立靜候。那高行周漸漸醒來。將身坐起。自料病勢難痊。不能領兵會戰。忒悔自家毫無主意。不該把孩兒打發回鄉。以致病重難守關城。眼看勢事已去。天意難回。如何是好。且使吾一世英名歸於烏有。情實堪傷。此皆吾不明之故。以至於此。於是連連嗟嘆。切切憂思。忽然想道。吾且把神課一卜。看其事勢成敗。與自己結果何如。再作道理。原來高行周。史建唐。石敬瑭。王朴。這四個人。都是金

刀禪師徒弟。從幼習學兵法。熟練陣圖。那四人下山之時。金刀禪師於每人另傳一庄妙技。都是舉世無雙的。史建唐傳的前定數。王朴乃是大六壬數。高行周授了馬前神課。石敬瑭習得一口金鎖飛抓百步之內。能打將落馬。這四人都曉得天文地理。國運興衰。只是高行周明白之人。燈檠不照自己。只知漢運當盡。周祿該興。眼下已有真命。出世再不算到自己。的吉凶禍福。今日身帶重病。又值兵臨城外。不能出敵。方纔想起了馬前神課。且算自己的終身休咎。何如。便分付左右的。抬香案過來。家將一聲答應。便把

香案端整擺在居中。高行周緩緩立起身來。至香案前。虔誠焚香。家將攙扶行禮跪下。把八个金錢捧在手中。望空舉了三舉。祝告道。奉啓無私。關聖帝君。漢壽亭侯。弟子高行周。行年五十四歲。六月十三日午時。建生。今爲漢主祿盡。郭彥威奪位。改年稱帝。東京弟子不肯順賊。死守潼關。郭兵侵犯。奈弟子有病。不能出戰。不知身後歸着何如。伏求賜斷。分明若弟子得保善終。青龍降吉。該遭兵刃。白虎臨爻。祝罷。將盒兒噹噹地搖了幾搖。把金錢傾在桌上。詳看爻象。乃是白虎當頭。喪門臨位。唬得高行周面如金紙。唇似

藍青令人擡過了香案。移步坐於軟榻之上。不住的呀聲嘆氣。那高行周命中注定。不得善終。故神靈應感。昭示吉凶。行周因見卦象大凶。心中不悅。主意散亂。嘆口氣道。命數已定。不得善終。倘然落在賊人之手。豈不有玷昔日之名。忤悔自己當日。錯了主意。在滑州大戰。已殺得郭威將敗兵亡。無人抵敵。不該撤兵回來。縱他猖獗。理當奮身勦賊。捨死報君。怎麼的一錯再錯。又遣兒子歸家。弄得病重垂危。孤身無助。此皆我心明口明。主意不明。以致今日。只是可惜。我有千戰之勇。天使我有病。不能征戰。只是我運敗時。

衰命該絕滅。故此子去賊來。諸般不遂。思前想後。不覺日影歸西。月光東起。左右人點上燈來。高行周頻頻歎吁。不覺把心一橫。說道罷了罷了。總是我高行周命該如此。大限到來。料難更變。心機費盡。諒也不濟了。還要思想甚麼。遂分付左右人役。各自退去。今晚不必在此隨侍。便提起筆來。寫了一封囑托的書。封裏好了。上面寫着高行周留書付與趙公子開拆。寫畢。看着山東叫一聲夫人。又叫一聲孩兒。我與你夫妻父子。再難會面。若要重逢。如非夢裏相依。遂伸手把腰下寶劍。呼的一聲。拔出鞘來。執在手中。指定

汴梁咬牙切齒罵一聲郭彥威的篡賊。我生不能食汝之肉。死後定當啖汝之魂。想我高行周從十四歲上臨陣。滅王彥章。起手到今。不知會過了多少英雄。上將誰知今日。這口寶劍。做了我的對頭。心中一酸。虎目中流下幾點淚來。忽又自己罵着自己。道高行周這柔弱匹夫。你冲鋒打賬。鎗尖上不知挑死了無限生靈。今日臨危。不逢好死。也是上天報應。分毫不爽。怎麼作此兒女之態。匹夫只許你殺人。不許人來殺你。麼你這般怕死。倘被手下人看見。豈不恥笑。只落得一個柔弱之名。此時起了猛烈之心。雙眼一睜。

滴淚全無。殺心一起。不知不覺的把劍一擡。虎腕一伸。將劍橫斜。湊着頸上。回手只一勒。登時血染青鋒。魂歸地府。有詩歎之。

忠義生心氣凜然

孤身誓與此城連

怎知天不從人意

空使將軍命向泉

到了天明。有答應人進來伏侍。却見元帥項吞寶劍。血染衣裳。坐在榻上。尸骸不倒。都是驚惶不迭。慌忙出來報知副元帥岳元福。那岳元福聽報大驚。帶領手下偏將一齊至帥府來看。果見高行周自刎在榻。衆皆嘆惜。岳元福道。列位將軍。今元帥已亡。潼關無

主。我等將寡兵微，難與爲敵。本協鎮愚意，不如權且投降，免了一郡生靈塗炭。况聞周天子寬洪大度，諒不見罪於我等也。不知衆位意下何如。衆將聽言，一齊打拱，口稱岳大人所見，生民之福也。末將們焉敢不從。岳元福見衆將已允，卽時修下降書，令人開關。安備香花燈燭，自己率領了衆將，來到周營前投降。匡胤接了降書，方知高行周自刎，衆將投順，情真心中暗喜。想他是我救命恩人，倘守着一年，此關怎能得下。若點將出敵，終於勝敗難知。今日他自刎，吾之幸也。遂准了岳元福之降，紀大營交與董龍、董虎管。

領自己同了鄭恩、李通、周霸、杜二、公齊進潼關。岳元福等一同跟隨，來至帥府，轉入後堂，見高行周手執寶劍，尸骸不倒。匡胤心下吃驚，口中歎惜。鄭恩道：「三哥，你看這馱毬入的人也死了，身軀兒還不跌倒，睜着眼看樂子哩。」匡胤道：「休胡說。高將軍乃蓋世英雄，無敵好漢。今日因身帶重病，盡節順天，忠心不昧，所以元神不散，兀坐如生。」一面說話，一面望上張看，只見案上有書一封。匡胤走至案前，見上面寫着高行周留書付與趙公子開拆。匡胤不解其意，舉手取將過來，揭去封皮，觀看內中言語，只見上面寫着的

漢潼關總兵高行周盡節臨亡親筆遺書奉上  
趙公子台下。昔日某與尊翁有一拜之交。同爲  
漢廷之臣。某曾觀公子之相。帝王之姿也。不意  
漢運告終。有周當代。適公子領兵至此。值行周  
有病難支。此皆公子福大。有所以致之耳。今某  
全忠報主。以成公子之功。惟望顧念遺孤。畧垂  
青目。其所生二子。長子懷德。次子懷亮。懷亮相  
失已久。不必言矣。懷德少年勇力。善有智謀。亦  
定國安邦之器。他日公子開基創業。願重用我  
子。必不有負也。行周雖在九泉。感恩不淺。端此

佈囑。餘不贅繁。行周頓首。

匡胤看罷書中之意。心下惻然。口中不住的歎惜。將  
書收好。遂分付道。高元帥在生忠直。死後神明。爾等  
速備香燭紙錠。禮當祭奠陰靈。早登天界。左右擡過  
香案。點上銀燭。焚起名香。金陌紙錢。盛放盒內。匡胤  
奠送了酒。拈香下跪。暗暗的告道。高元帥神靈不遠。  
今日成全了趙某大功。日後果能南面稱尊。得遇合  
郎之日。義當重報。更必世世子孫。披蟒掛玉。某之願  
也。告罷。即便叩頭下去。只聽得上面朴的一聲响。處  
高行周尸骸。倒在塵埃。那趙匡胤是宋家一十七代



皇帝之祖天大的福分。高行周那裏經得這一拜。所以尸骸倒地不敢承當。當時匡胤灌了酒。將金陌紙錢灼花已畢。因要回京。將功贖罪。沒奈何。將高行周首級割下。用金漆木桶盛了。另把沉香刻成人頭。裝在腔子上。用棺木盛斂。令人埋葬於高原所在。更立石碑以記之。諸事已定。次日匡胤把潼關總帥印綬交與岳元福代掌。一應軍民大小事務。權行管理。自己同了鄭恩、李通、周霸、杜二公。又令手下人負了木桶一齊出了潼關。岳元福卒眾相送。匡胤回至大營。與董龍、董虎說知了此事。節時傳令拔寨。班師三軍見不戰而定。各各歡喜無限。二聲炮响。兵馬齊行。望着原路而回。正是。

喜孜孜鞭敲金鐙響。歡騰騰齊唱凱歌聲。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到了太行山。匡胤與杜二公商議。叫他上山。載了家眷一同進京。自己與諸將領兵先行。那杜二公上山來。將餘下糧草財帛。及自己應用箱籠細軟等項。都將車子裝載。分付眾多嘍囉願進京者。一同前行。不願去的。分俵了些財物。教他各安生理。都做良民。不許再叙山林爲非作歹。當時願去的。只有百十多人。其餘不願去的。領了分俵收拾。

下山各各分投去了。杜二公安備車輛與太太并女兒乘了。自與褚氏各坐駿馬保護家小。嘍囉推車的推車坐馬的坐馬。一行人緩緩下山。臨行時把山寨盡行燒毀。然後一齊望東京進發。按下不表。單說匡亂帶了大兵。於路無話行了多日。早到了汴梁城外。扎下營寨。匡亂至王府見了柴榮。把始末根由說了一遍。柴榮大喜。當有苗光義上前賀道。恭喜公子克成大功。鞍馬勞頓辛苦了。貧道說過不消兩月。自見成功。今往回不過四十餘日。可見前言不謬了。匡亂訖道。先生我趙匡亂一向愚蒙。多有得罪。望先生不

謝

必掛懷。光義道。貧道怎敢。於是柴榮命整備筵席。與匡亂接風。一面傳令三軍各歸隊伍。候明日朝見過了。請旨點名給賞。匡亂令人去請了董龍董虎鄭恩李通周霸。進城至王府。與柴榮等相見了。各自坐席歡飲。匡亂思念父母。不敢久停。畧飲數盃。卽辭了衆人。回至家中。見了父母兄弟妻子。正值杜二公家小已到。一家相會歡喜。更不必說。正是骨肉團圓。人間最樂。趙宏殷設筵慶。分外情濃。當夜無詞。次日周主駕坐早朝。文武齊聚。趙匡亂在朝門外候。旨有黃門官進朝。啓奏周主卽宣匡亂。見駕。匡亂領旨

來到金階朝拜已畢。口稱萬歲。臣趙匡胤奉聖旨。領兵勦叛於路。收了昆明山降將董龍董虎太行山降將李通周霸杜二公二處計共人馬一萬三千。兵到潼關。把高行周逼得自刎。已將他首級取來。繳旨。周主聽了。將信不信。暗想高行周這賊。梟勇無敵。朕尚懼他。怎能被他逼得自刎。莫非其中有詐。即便問道。趙匡胤那高行周既被你逼死。取的首級今在何處。匡胤奏道。現在午門外。周主傳旨。將賊人首級取來。朕看承御官奉旨出朝。取了木匣。至金鑾呈上。有近侍內臣揭開桶蓋。把首級取出。放在盒內。轉到駕前。

朝上跪倒兩手把盒高擎。啓萬歲爺。龍目驗看。周主惟恐首級是假。傳旨取上來。內侍即將首級呈上。周主定睛細看。果是真實。但見親目如生。顏色不改。因是一生最所怕懼。今日見了。不覺怒從心起。火自腹生。用手指定開言。罵道。萬惡的賊子。不道你一般的也有今日。你往日英雄往那裏去了。你還能在滑州時。這般耀武揚威麼。言未說完。只見那首級二目睜圓。鬚眉亂動。把口一張。呼的一聲風响。噴出一股惡氣來。把周主一冲。唬得往後一仰。兩手扎煞。兩腿一蹬。牙關緊閉。雙眼直翻。冒走了魂魄。昏迷了心性。兩

邊內侍驚慌無措。連忙扶住齊叫萬歲。爺蘇醒。叫了好一回。何曾得醒。內侍飛報。後宮柴娘娘聽報。大驚。連忙帶領宮妃出來。哭叫萬歲。不應。慌亂了多時。不肯醒來。沒奈何。連着龍椅擡進宮中。扶持寢卧龍牀。急召太醫院官。軫視下藥。調治。晉王柴榮。畱在宮中。省視。卽差內侍出來。安慰衆臣。多官各散。周主服藥之後。直至半夜。方纔甦醒。然而染疾沉重。靜養龍牀。晉王晝夜侍奉。寸步不離。又差內官撫慰。匡亂。叫他不可遠行。在家候旨。待聖上疾愈。受封。自此匡亂不敢他出。只在家中候旨。趙宏殷分付道。我兒。你帶罪

提兵。吾日夜憂心。常恐今生不能相會。感得上天默佑。幸汝成功。自後可保無事。你今可與兄弟在家。講習文武。勿生外端。匡亂受命。便與匡義。鄭恩。講究韜畧。演習武藝。閑來走馬射箭。博奕蹴毬。有詩爲証。

君臣際會喜如何

適志優游建遠謨

未展風雲閑暇日

後人描出蹴毬圖

自此匡亂只在家中。講習武事。那董龍等四將。都在晉王府中安頓。惟杜二公。與趙宏殷。乃郎舅至親。因而同在趙府盤桓。各各等候。天子疾愈。受爵。沾恩。無奈周主沾病沉重。勢甚垂危。晉王柴榮無可如何。欲

為祈禱之事。乃召術士呂宗一。問其就裏。宗一奏道。天子聖躬。得此暴疾。乃箕星臨於分野。以致此耳。宜散財作福。禳解災星。方保無虞。晉王將此情節。奏知周主。周主允奏。乃下詔。築壇圜社。稷壇作太廟於城西。擇日親臨祭享。築壇完備。有司奏知。選定十月初一日。享祭太廟。周主病體沉重。勉登鑾輿。百官隨從。來至太廟。有陪祭官祝贊。周主不能下拜。盡命晉王代祭。是晚周主回輿。不及宿於西郊。疾復大發。幾乎不救。漸至半夜。方能少差。次日郡臣就於祭殿朝賀。問安已畢。返駕還朝。進宮寢疾。郎命晉王判內外軍。

國時務。周主得疾。不能視朝。以此臣下不能進進見。日憂懼。衆心惶惶。及聞晉王典掌內外事權。人心方安。一日周主在寢殿。召郡臣進殿。議論治平之道。適有中官在傍。密密奏道。陛下日前祭享南郊。賞賜不均。軍士皆有怨言。陛下當行訪察。勿使生變。周主聞奏大怒。便要施行。不爭有此暴怒。有分叫罰施臣卒。皇圖有磐石之安。命畫寃災。帝子復心懷之怒。正是  
統系星宿歸西去。 報怨于戈指日來。

畢竟周主怎樣施行。且看下回分解。  
不遣子未致疾病之患。不卜課怎決勿頸之心。

遣子則孤身無助。下課則知命當然。逐漸而來。總見天道有在。人事難強之致也。

正心橫橫在十封心亂。孤身無助之悲。殺心起。起在自知報應。不作兒女之態。英雄豪傑做事。明白視死如歸。往往皆然。其拔劍處呼的一聲。見非此無以報國。其自刎時回手一勒。見惟此可以忠君。浩氣貫虹霓。英風彌天地。殉身以愧世。執劍以垂光。千載而下。猶堪膾炙。

決志。勿身生前之自命也。尸骸不倒。死後之餘威也。遺書托子。推賢不避。親親也。睜目揚眉。

魄乃能踐誓也。種種剛風英氣。實描出雖死猶生之象。

重用吾子。必不有負大意。只說懷德不負於用。其實打動匡亂也。蓋以吾之不惜一死。忠於故主。殉於守土。實則以成公子之功。公子而得其功。可不念其功之所自來乎。則吾有子在。可不念乎。可不念而用乎。此不負之言。端在匡亂而仍在懷德。雖在懷德而實在匡亂也。此匡亂所以觀書而惻然致祭而默告也。有以夫。

飛龍傳

第四十七回

劉崇兵困潞州城

懷德勇敢先鋒

詩曰

憶昔當年周太祖

升御遺言誠得所

躬行儉德是昭垂

常使靈兮安陰府

又曰

穰穰干戈自北來爭城爭地士民哀

憑君連合華夷勢空想開疆辟草萊

話說周主被高行周首級怨氣所冲致成重疾自郊



祭之後病勢仍然然雖有疾在宮總之究心治道因  
這日召進羣臣講論治平之道適有中官密奏軍士  
見賞賜不均多出怨言周主即召群臣責之道朕自  
卽位以來惡衣菲食與士卒同甘苦爾等豈不知之  
今乃使部下怨謗於朕正不知已有何功敢如此無  
忌諸臣皆俯首伏罪查究其出怨言者斬首示衆流  
言乃息却說趙匡胤在家一日與鄭恩在場中馳射  
回來見前面一座高樓匡胤對鄭恩道前面高樓乃  
是戲龍樓甚有景致我與三弟進去遊玩一回鄭恩  
道甚好二人登樓四望果是暢觀有西江月詞爲証

遠望青山潑日俯觀朱戶侵眸分明是个帝王  
州粧點凌空絕越。○殿角飛雲乍起樓頭暮雨  
初收往來此處勝優游爭睹小春霽色。

弟兄二人在樓上遊玩了片時鄭恩坐在欄杆之上  
看那外面景色匡胤步入樓中至後面看時只見一  
條烏龍盤繞在畫梁之上舒牙露爪喘氣淹淹匡胤  
一見大怒道前日在禪州見此怪物險些一命不保  
今日又來嚇我麼遂向腰間解下鸞帶迎風縷成了  
神煞棍棒提在手中望着上面照頭打去一聲响正  
中在烏龍的腰脇上那龍負痛把身軀只一攪化陣



鳥風而去。匡胤呆了半晌。出來與鄭恩說知。二人驚訝回家。有詩為証。

烏龍神現繞高樓

吐氣騰騰遍九州

帝子怒提神煞棍

一時妖物逐烟收

周主病勢日重。一日其軍國重務。一應奏章。都是晉王傳稟而行。更且晉王侍奉左右。晝夜衣不解帶。食不甘味。其日周主謂晉王道。天數莫非前定。朕適纔夢登戲龍樓。又被紅臉賊打我一棍。醒來自覺滿身疼痛。料來不濟於事。今囑後事於汝。昔日我西征時。見先朝十八陵。皆被人發掘。此無他。只因多藏金寶。

佳

故耳。我死之後。汝當布衣披我。瓦棺殮我。墳中不許用石。只宜磚砌。徒役兩個。依例支給。休要煩擾百姓。葬後編近三十戶。免其差徭。使其守禮。不須設立宮人。不用石羊。石人。石馬等物。只立一石碑。上刻周天子平生好儉。遺命用布衣瓦棺。將此碑置我陵前。我方瞑目。且為君者不易。爾當緊記。言訖而崩。在位三年。壽五十三歲。柴后晉王悲痛欲絕。哭泣不止。史臣斷云。

周祖兩弑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罷四方貢。獻詔百官。土封事。毀漢宮室。器皿。立詞翰法定。

稅租皮法罷戶部營田除租牛課又如曲阜謂孔子祠復拜其墓雖享國日淺而施爲有足稱者故先儒稱其爲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後宋賢有詩以贊之

塞土干戈起有年

生靈憔悴困中原

君王正待施仁政

百姓相期望被漸

北漢征途多亂草

夷梁騷擾有浮烟

英雄已死功何在

三月殘春叫杜鵑

周主旣崩殮於偏殿百官哀慟平章事范質開言說道主上晏駕天下震動請立嗣君以承國統乃請晉

王卽皇帝位後廟號稱爲世宗當日改元顯德封馮道爲太師其餘衆官各照舊職葬周主於新鄭謚曰太祖皇帝尊柴后爲太后大赦天下朝廷法制悉遵舊章軍國大事世宗必稟命於太后然後行之心內欲封趙鄭二人重職稟知太后太后道先帝因兩次被紅臉大漢所傷雖係夢中實元神有靈也待平定北漢或南唐封王封侯可也世宗依命遂寢其事因而董龍等衆降將俱各未封見了趙鄭均以御弟相稱羣臣無不悅服其時鄭恩對匡胤道二哥那柴大哥原說做了皇帝封你爲王封樂子爲侯今日不見

一些影響敢是忘記了不成。匡胤道：「三弟有所未知，你大哥也曾稟過太后，太后道：『先帝夢中神遊，一次被射，二次又在戲龍樓被棍打傷，因此病重駕崩。念汝義弟，故不追究。』今若封職，先帝之靈不安。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爲孝矣。』今北漢南唐未曾歸順，若能平了一處，聽汝那封，因此大哥遵行孝道，故此中止。今爲御弟，尊榮多矣，但三弟從今須要學須官場朝見之時，當稱聖上，或稱陛下，斷不可大哥樂子胡亂稱呼。若有所犯，國法無親，此事最爲要緊。至於封王封侯，據着你我本領，只消建功立業，自可致

耳何必性急。鄭恩聽言，顛頭道：「是從此在匡胤府中習學禮貌，講究文字，都是匡胤用心教導，將從前粗魯洗刷一新。此言不表，却說北漢主劉崇聞周主棄世，心中大喜，與文武議道：『郭威篡吾家天下，每欲復讎，恨無其力。今郭威已死，我欲取中原，恢復舊業，可望矣。』乃遣使臣將厚賂金帛，結好契丹，借兵復讎。契丹得了金寶，大喜，卽差耶健奇爲元帥，楊襄爲先鋒，起精兵一萬，往北漢助敵。耶律奇揚襄領旨，卽日起兵到晉陽會兵。北漢主見契丹兵至，卽拜白從輝爲元帥，張元暉爲先鋒，命長子承均與親軍使丁貴等

同守晉陽自領大兵二萬與契丹合兵離了晉陽向潞州攻打潞州守將李筠聽知北漢主借契丹兵來征中原忙與衆將商議戰守之策大將穆合均說道主帥勿憂北漢若有兵來攻打潞州未將不才願領精兵出城殺賊務要生擒劉崇獻於麾下李筠聽了此言大喜傳令點兵準備迎敵哨馬報入北漢營中劉崇便與張元暉計議道潞州兵素來怯弱易與爲敵汝可領兵一萬於巴山原埋伏候敵兵到來乘勢夾攻可獲全勝張元暉領令帶兵而去又點遼將楊襄領部下精兵五千出戰只要敗不要勝誘敵人來

自有方畧楊襄領令而去劉崇親領大兵接應次日潞州城內炮响開城冲出一隊人馬來到陣前只見穆合均頂盔貫甲手執長鎗一馬當先冲出陣前大罵背國反臣焉敢犯我邊界好好退兵饒你一死若仍執迷叫汝片甲不回楊襄大怒道休得多言拍馬舞刀直取合均合均舉鎗相敵兩下金鼓齊鳴二人戰上十餘合楊襄虛棍一刀詐敗而走合均不捨隨後追來只聽一聲袍响張元暉伏兵齊起從刺斜裏殺來楊襄兜馬回身兩下夾攻穆合均措手不及早被張元暉一刀砍於馬下正是

砲

一時豪傑成何用。千載冤聲恨落暉。

北軍乘勢追殺南兵。死者甚衆。那些殘兵敗入城去。將城門緊閉。張元暉與楊襄收兵還營。李筠見穆合均陣亡。又折了許多人馬。忙令牙將劉瑗王真堅守城池。一面差人星夜到京告急。世宗得表大怒。與衆臣商議。要御駕親征。羣臣奏道。劉崇結連契丹。攻打潞州。陛下初登寶位。人心未定。豈可親征。只命大將往救。征討足矣。世宗道。不然。劉崇欺朕年少新立。乘喪動兵。攻打潞州。朕安得不親往乎。太師馮道出班奏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以萬乘之尊。親臨不

後

測之地。臣竊以爲不可也。世宗道。唐太宗得天下。凡有征伐。未嘗不親臨。唐太宗尚如此。況於朕乎。馮道奏道。不知陛下能爲太宗否。世宗道。劉崇以十二州之地。兵力單弱。其所倚仗者。不過藉契丹以爲救。曠以朕士馬之衆。兵甲之強。破劉崇如反掌耳。馮道道未審陛下能否。世宗以馮道乃先朝元老。不與深較。但以優禮待之。惟樞密使王朴勸駕親征。世宗依奏。下詔親征。當有趙匡胤奏道。陛下初登大位。將士凋瘵。英雄忠義。各守藩鎮。不可輕調河東兵甲。正利未易。卽破陛下此行。須在教場演武。挑選勇者。命爲先

鋒方可以收全功也。世宗大悅道：「二御弟之言甚當。」  
卽頒下旨意往教場比武。挑選先鋒。次日世宗親到  
場中演武廳坐定。匡胤奏道：「斬將破敵以勇爲先。定  
取高下以箭爲能。陛下可取箭高者爲正先鋒。力勇  
者爲副。」世宗道：「卿言甚善。」卽令軍士於平坦之處立  
起紅心。下令將士較射。只見左邊隊裏湧出一將。生  
得面如傅粉。唇若塗硃。向前說道：「臣先射箭然後比  
勇。」衆視之。乃駙馬張永德也。永德坐馬。左手持弓。右  
手搭箭於將臺前。走馬架箭。指定紅心。一箭射去。不  
差分毫。一連二箭俱中紅心。衆軍喝彩。鼓响咚咚。永

德下馬見駕來取先鋒。卽命取印於永  
德掛之。忽右隊中冲出一將。喊聲如雷。大叫道：「先鋒  
印待我來掛。」世宗看時。乃是御弟鄭恩。鄭恩上前奏  
道：「臣今習學弓馬。已是純熟。願在陛下之前一試。與  
駙馬定其高下。」世宗暗想：「這魯夫怎曉弓箭。今日看  
他出醜。」遂傳旨道：「二御弟既學弓馬。可卽試之。」鄭恩  
說聲。領旨跨上雕鞍。扯開弓。搭上箭。也是一連三箭。  
都中紅心。鼓聲震野。唱采譁然。永德見了大怒道：「汝  
箭雖高。敢來與我比勇麼？」鄭恩道：「誰來弱。你就與你  
比勇。何妨？」兩個各騎戰馬。都拿兵器。跑到場中正要

飛龍全傳  
動手此時匡胤看見恐二人相鬪各有所傷忙在將臺上高聲叫道二位且住待我奏知聖上自有定論二人聽說不敢動手都立馬場中候旨匡胤入奏道永德乃陛下至親鄭恩是臣之義弟若兩虎相鬪必有一傷臣見將臺下石獅子約重千金陛下可命二人誰能舉上臺提下臺者便爲先鋒不許兵器相鬪世宗大喜卽下旨命二人若能提舉石獅子上臺下臺者取爲先鋒不許相爭二人得旨一齊下馬棄了兵器走至臺前看那石獅子高有五尺大地七尺永德看了一遍左手撩衣右手將石獅子提起用盡平

生之力提上臺來回身下臺提歸原處滿面通紅喘息不止鄭恩道待我提與你看亦將石獅子提上將臺復又提下歸於舊所氣力用盡面色亦紅兩下軍士盡都喝采忽見將臺邊閃出一個少年壯士頭戴粉地武巾身穿素色箭服昂然走至臺前將石獅子提在手中慢慢的在軍前走了一轉輕輕放於原地氣不喘息面不改色軍士見了盡皆喝采道真將軍也匡胤見了暗暗稱羨叫人邀入軍中問其姓氏其人答道小人姓高名懷德乃高行周之長子因父親已喪流落江湖寓居此處今聞聖上演武特來獻技

聊充步卒以酬平生之志耳。匡胤聽了，心下暗暗吃驚。高行周乃聖上之讎人，焉肯錄用其子？只是懷德勇力倍常，世之虎將驅諸別國，甚為可惜。吾今日且奏知主上，若其不用，當竭力保舉，庶幾不負高公遺托也。於是將此情節奏知世宗。世宗聽是行周之子，勃然大怒道：「賊子既來與朕拿，下斬首，匡胤諫道不可。臣聞刑罰必中，罪人不孥。昔行周得罪於陛下，彼已自決，足可以釋其怨矣。其子無辜，陛下豈可以一概施之乎？況今兵下河東，正在用人之際，古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臣觀懷德有兼人之勇，陛下恕而用之。」

必能效死以建助也。若今演武而戮一無辜之人，恐天下英雄皆束手而避誰肯與陛下建大乎哉？世宗聽奏，思其有理，便回喚作喜道：「御弟之言甚善。遂宣上懷德道：『朕與汝父有讎，含憤已久，本當盡法，但念朕之讎一人之私也。為國家用人，天下之公也。朕豈可以私憤而廢公事乎？且觀汝勇力足堪任用，未知騎射汝可能否？』懷德奏道：『小人從幼習學，諸般武藝皆能。况箭乃將家首技，豈不能射？』世宗傳旨給付鞍馬弓箭，着懷德試射。懷德領旨，跨上征駒，攀弓搭箭，連發三矢，俱中紅心。世宗大悅，令懷德充為御侍衛。



匡胤奏道懷德武藝出衆勇力過人陛下必當重用  
以展其能况今駙馬與臣義弟爭奪先鋒未定高下  
何不以先鋒印與懷德掛之軍中自無他議矣且陛  
下推誠以待懷德懷德必不有負於陛下也世宗允  
奏命司官取先鋒印與懷德掛之當廳又賜了金花  
御酒以顯其榮懷德謝恩而退世宗返駕回宮次日  
早朝下旨請太后監國命學士竇儀平章范質參理  
政事以趙匡胤爲親軍使鄭恩爲副使張永德爲監  
軍王朴爲軍師張光遠羅彥威杜二公並受節度使  
分鎮調回潭州節度使史彥超澶州節度使馬全義

河南節度使劉詞等隨駕親征又命董龍董虎李通  
周顯並受偏將之職隨軍效用時苗光義已辭別雲  
遊不知去向當時世宗分遣已定擇吉出師却值各  
鎮諸將陸續都到點選大兵十萬整頓隊伍出汴京  
城望前進發但見旌旗蔽日劍戟凝霜人如猛虎馬  
蹇飛彪大軍渡了孟津前至天井關而來前鋒高懷  
德抵關下寨準備攻城有分叫後周多虎狼之將軍  
北漢無堅完之城郭正是

指揮猛虎皆神算

恢拓乾坤是聖功

畢竟懷德怎樣取關且聽下回分解

舒牙露爪喘氣淹淹只八字耳已畫出有病將死之人而現出有病將死之物也傳神寫態豈在多乎

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誠哉是言也鄭恩以生性粗魯一經匡胤之教改其素常習於文禮固非易易也而曰洗刷一新夫洗刷者矯揉之也矯揉其粗而歸於文矯揉其魯而歸於禮也猶之強不知而爲知強不善而爲善者也吾恐動容未必申禮言語未必中節亦如東施之效顰也歟

馮道以一身而歷事四姓十君者果已不足道矣而猶曉曉爲諫欲冀世宗親信而聽之難矣史稱馭國以被棄誠哉是言也

永德子明比箭較力已覺開熱好看矣而忽然閃出一位白袍少年壯士突如其來神乎其技更見繡染興致滿塲作者於此安放懷德一則見高家之當中見也一則見匡胤之果不負也

飛龍傳

第四十八回

高懷德智取天井

宋太祖力戰高平

詩曰

少年胆氣凌雲

共許驍雄出羣

匹馬城西挑戰

單刀薊北從軍

一鼓鮮卑送款

五餌單于解紛

誓欲成名報國

羞將開口論勲

右錄張說破陳樂府詞

話說周世宗因北漢結連契丹舉兵入寇廷議御駕



出營作路

親征黠兵選將擇日出師前隊先鋒高懷德引領本部精兵直抵天井關下寨這天井關乃是北漢邊邑世宗因劉崇攻困出州且不去救反領大兵只從天井關而進此便是圍魏救趙之策也當時探子報進關去守關將乃是前兵官李彥能慣使長鎗有萬夫不當之勇劉崇見他驍勇撥他前來鎮守這個要緊去處這日聽了此報心中大怒黠兵出關高懷德見關上有兵出來便結陣以待只見北軍隊裏冲出一將驟至陣前高懷德抬眼一看只見那將生得相貌凶惡體段猙獰戴虎頭盔披金鎖甲坐下青驃馬手

關

執熟銅鎗懷德高聲問道來將何名彥能答道吾乃北漢王駕下鎮守天井關總兵李彥能便是汝主既佔中原奪漢天下便當知止爲何興兵至此欲尋死耶懷德道四海一家吳越一統汝北漢不來降順反敢侵犯天朝今天子發兵問罪汝等快快獻關可免一死不然打破城池玉石俱碎那時悔之晚矣李彥能聽了大怒也不回言抬馬挺鎗直刺懷德舉鎗相迎二將來往奔馳大戰有二十回合高懷德鎗法如神名聞天下的李彥能那裏抵敵得過復又支持了幾合殺得大敗面逃後面匡胤大軍又到便與懷德

一齊掩殺。李彥能引得殘兵，披靡逃進關城。堅閉不出。匡亂分兵攻打，一連圍了十餘日。城不能下。懷德獻計道：天井關城郭堅固，難以力攻，當用智取。小將領兵二千，埋伏關傍，乘機進去。君可將兵馬退離關下，詐言出澤而去。約定三日重來攻打。此關唾手可得。匡亂大喜，道：先鋒此計甚妙，速可行之。懷德領兵埋伏去訖。匡亂即時下令，告知諸將將兵馬緩緩而退。李彥能在關上看見周兵盡皆退去，不知何故，令人出城打聽虛實。回報周兵果然退去。彥能方纔放心，喚下守城軍士將息，縱民出城樵採。第三日忽報

周兵又到。彥能慌令百姓火速進城。那百姓心驚胆破，各不相顧，如山海一般的混進城去。軍士將關門堅閉。彥能親自上城分兵監守。只見趙匡亂與史彥超來到關前，大罵道：汝等鼠賊，若不獻關，打破之時，寸草不留。言罷，揮兵攻打。李彥能急令軍士打下矢石。周兵方退。時至三更，忽報關後火起。彥能領兵親自來救。驀地裏左邊閃出一將，火光中見的白袍白馬，手執長鎗，大叫賊將休走。手起一鎗，刺彥能於馬下。刺彥能者，乃高懷德也。原來高懷德進此計策，假作退兵，自己伏兵於關傍。料着百姓畢竟出城樵採。

就在這百姓進城聞了兵到慌亂之際將軍士一齊混進了城此時也不能盤詰就好於中做事便可取關。當時懷德合軍士斬關落鎖放匡亂人馬進來。匡亂傳下號令凡軍士不許騷擾民間如違斬首。因又出榜安民救滅餘火百姓歡悅。匡亂一心不負高行周遣托巴不得懷德建功好圖榮顯當下記了懷德取關頭功準備候駕。平明世宗駕至諸將迎接進關各各朝賀。匡亂極稱懷德智勇兼全乃能兵不血刃首拔堅城。主上之福也。世宗大喜大加褒美賞賚甚豐。懷德謝恩而退。有詩爲証。

恩怨雖云要認明

有時亦可用和均。

不是世宗能釋怨

怎來懷德報功勲。

世宗駕駐天井關查盤府庫養馬三日。旨令前軍高懷德進兵。趙匡亂領中軍繼之。不只一日兵到懷州。懷州守將張志忠聽報前關已失周兵來犯懷州。忙與子張信商議道。我本是中原舊臣。誤被北漢勢脅。不得已而從之。今周主大兵已得天井關。又來侵犯懷州。不若投降。救此一城百姓。爾以爲何如。張信道。參參所見。生民之福也。於是張志忠卽日出關詣周營中投降。懷德便令往中軍。投見匡亂。匡亂大喜。受

了降書飛報世宗世宗駕至懷州衆將朝見世宗卽封張志忠爲本州團練管理軍民卽令諸將起程時有指揮使趙晁與通事舍人鄭好謙私相議道賊勢甚大未可輕敵今陛下就要起程恐非所利鄭好謙竟將趙晁之言奏知世宗世宗怒道何物小醜出此狂言敢阻朕師惑亂軍心耶傳旨將趙晁拿下斬首以警其衆此時却值親軍使趙匡胤在側見世宗要將趙晁斬首慌忙奏道晁之言忠言也使羣下人人如晁陛下尙有何患乎望陛下宥之世宗怒猶不息命左右放了有詩爲証

批

北漢勤兵因伐喪

蚍蜉撼樹不知量

旌旗一指兵爭奪

鼠竄狼奔過晉陽

世宗自懷州起兵倍道疾行不十日大軍已到澤川放炮安營接下不表且說北漢主劉崇見攻潞州不下收兵屯於南岸又聽報周兵奪去二關兵到澤川忙與衆將商議遼將耶律奇獻策道周主此來本爲要救潞州因見大王攻打不下反奪去二關今又仗得勝面來行軍甚急他將士疲乏大王可以逸待勞乘其疲乏出兵四面攻之必獲全勝劉崇然其言卽與契丹兵分東西對面安營若有緊急彼此出兵救

而

應若勝了周兵。按兵不動。耶律奇領諾而退。次日平  
明。搥鼓三通。劉崇與副樞密王延嗣先鋒張元暉在  
巴公原。排開陣勢。兩軍對圓。劉崇見周主兵少。心中  
甚喜。周營中世宗親出領趙匡胤。史彥超。張永德。鄭  
恩於正東列開陣勢。劉崇暗想如此。周兵易於破敵。  
不該借契丹之兵。枉費金帛。心下忤悔不已。對左右  
道。我今日與周兵對陣。以決勝負。使契丹見我用兵。  
令彼心服。不意楊襄在西營見周兵列陣。行伍整齊。  
諒是勁敵。卽差偏將張威來見劉崇。說道。周兵雖少。  
其勢甚銳。大王當量敵而進。不可輕視。劉崇怒道。諸

公勿言。而阻我軍之氣勢。試看我今日會敵決勝務  
要拿住周主。與我姪兒報讎。忽東北風大作。少刻轉  
作南風。吹得兩邊軍馬。張眼不開。立脚不定。軍中司  
天監李義奏道。此風正助我軍之勢。主公便可出兵。  
戰之必勝。劉崇深信其言。正欲出兵。有樞密王得中  
叩馬諫道。風勢如此。未必助我軍威。李義狂言可斬  
也。劉崇叱之道。吾計已決。老書生休得妄言阻我軍  
心。如敢再言。先斬汝首。然後出兵。王得中抱慙而退。  
劉崇親自出戰。一將上前。說道。待末將先挫周兵一  
陣。劉崇視之。乃先鋒張元暉也。元暉拍馬舞刀。冲至



南陣金鼓震野，吶喊喧天。南營裏飛出中軍使樊愛能，挺鎗縱馬來迎。兩馬相交，雙器並舉，戰到五十餘合。樊愛能鎗法漸亂，招架不住。副將步軍使何徽見樊愛能要敗下來，綽起大斧沖來助戰。張元暉力戰二將，全無懼怕。北漢陣上元帥白從暉，橫刀躍馬望南陣沖來，樊愛能何徽抵敵不住，棄乘回馬而走。劉崇見南軍陣勢已亂，親督諸軍沖殺將來，矢如飛蝗，石如雨點。周兵大亂，被傷死者不記其數。世宗見事已危，只得引兵親冒矢石，上前督戰。劉崇兵馬大進，如泰山壓卵一般，沖來南兵不能抵敵。親軍使趙匡胤

見勢頭不利，對諸將道：「主上危急之時，正我等用今日之日，諸軍當奮力禦敵，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當有鄭恩奮然怒道：我等豈可自愛其力，束手待斃？遂與高懷德一齊出戰。北將劉顯、劉達來迎，交馬不數合，鄭恩一刀劈死劉顯。懷德一鎗把劉達刺死。南軍見二將得勝，復又札住了陣脚，不退。匡胤身先士卒，與張永德領二千騎斬陣而入，無不以一當百，正迎着劉崇。二人兵器並舉，戰上五十餘合。永德一鎗刺去，正中劉崇左肩。劉崇負痛而逃。匡胤驅兵掩殺北軍，大敗如風掃落葉。兩打殘花南軍左翼馬瑀見北兵陣

尹龍全傳  
勢搖動躍馬舞刀從傍攻入正遇張元暉兩馬交鋒  
戰上四十餘合元暉力不能支回馬逃走馬瑀按住  
刀灣弓架箭一矢正中其馬那馬負痛直跳起來把  
元暉顛翻在地正遇中軍馬全義殺進手起刀落斬  
元暉爲兩段南陣軍威益盛聲勢振動山岳史彥超  
引數十騎直入漢陣劉崇將佐不能抵當只顧逃命  
四下裏周兵圍殺將來北軍不能得脫投降者不計  
其數有賦一篇單道周漢交兵之事云

北漢主動一時之妄念周世宗統十萬之貔貅  
巴公原連營佈陣澤州城拒險揚罷趙親軍驅

勝敵之騎張永德絕奔逃之路馬全義斷其潛  
伏之兵史彥超受投降之衆懷德褰旗斬將鄭  
恩怒目張眉二山英雄無不用命兩翼將佐各  
施技能武侯之妙算何如方叔之元勳猶在楊  
襄耶律喪胆而奔契丹軍兵縮首不出一人鼓  
勇萬夫爭先進以鼓退以金個個揚威張其弓  
佈其矢人人耀武左冲右突兵藏神機前擊後  
攻將嚴入陣此皆立功塞上之豪雄盡是勒名  
凌烟之後傑

此一陣反敗爲勝都是趙鄭張高史馬之力也其時

西營楊襄望見漢軍已勝按兵不動及見周兵張盛  
長驅攻至西營急與耶律奇領所部兵逃遁那樊愛  
能何薇被張元暉殺敗投南而走於路劫掠輜重為  
自保之計又揚言契丹兵大至官軍已敗餘眾皆降  
世宗聞此消息遣近臣諭止之二人不聽反將使者  
殺之時世宗會戰軍行太急有劉詞部領後軍繼進  
正遇着樊何二人劉詞問車駕何在樊愛能道契丹  
兵勢甚盛吾等皆敗即日車駕走潞州公後軍只宜  
速退不然損兵折將亦是無益劉詞大怒道君有難  
臣當不顧其身而救之豈言退耶直狗彘不如也遂

血流以下十  
當作血流成  
河棄下輜重  
機械

領兵前進却遇北漢兵萬餘騎阻住屯札兵不能行  
天色將晚南風越猛劉詞揮兵衝擊軍士皆鼓勇爭  
先砍死漢兵無算餘眾各不能敵自顧性命都扒山  
越嶺而逃忽山坡後閃出趙匡胤來因追殺北漢劉  
崇得勝而回遇見劉詞合兵一處追殺漢兵十亡其  
九勢若山崩二人直追過南平乃收回人馬但見尸  
橫遍野血流后河棄下輜成重械不可勝記後人有  
詠史詩以紀之

殺氣騰騰覆戰場 高平一戰最堪傷  
冤魂千古無窮恨 鳥啄餘星下夕陽

是夕世宗宿於野次日諸將各各奏功世宗命各營舖內得樊何部下馬步諸軍降漢者盡斬之潞知守將李筠聞周天子大破漢兵乃率領眾將接駕進城朝拜已畢世宗安慰一翻住札潞州休兵秣馬宴賞將士北軍降順萬餘人發訓淮上屯札世宗分遣已定與匡胤等商議道劉崇遁去未遠誰敢領兵追趕匡胤道臣願往世宗大喜匡胤遂與鄭恩高懷德領兵三千隨後追來却說劉崇敗走與白從輝收集敗殘人馬止百十騎晝夜兼行北兵因高平一敗胆喪心驚當時來止一山軍士饑餓難行埋鍋造飯正待

舉筋見塵頭起處周兵追至漢兵驚慌無措棄筋舍食倉惶奔走力盡筋輸苦不可言匡胤追至二百餘里見劉崇去遠追之不及方纔收兵回奏世宗道朕意必欲掃滅此賊然後班師忽見樊愛能何徽二人俯伏階前訴辨其敗兵之罪世宗遠欲斬之猶豫未決謂張永德道樊愛能何徽皆有失機之罪本當斬首朕以爲國家正當多事之秋將士難得欲赦其罪使之立功卿以爲何如張永德奏道樊何二人素無大功冒參節鉞望敵先逃殺使拒命故騙劉詞雖萬死不足以贖其罪且陛下正欲削平四海包舉八荒

若不將軍令申明嚴其賞罰。雖有熊羆之士。億萬之兵。安得而用乎。世宗聽奏。點頭稱善。令將樊何二人。綁至軍前。數其罪而責之。道遇敵先走。布散流言。搶掠財物。故殺使命。止後軍劉詞。汝等非是不能善戰。正欲將朕當爲奇貨。賣與劉崇耳。卽令推出斬之。軍校得旨。將樊何二人。斬首號令諸軍。由是兵將聞之。各懷恐懼。知朝廷嚴肅。號令維新。不復行姑息之政矣。是日世宗親勞諸將。張永德奏道。親軍使趙匡胤。智勇過人。忘身爲國。陛下當待以不次之賞。使人人自勵也。高平之戰。使諸將皆如樊何二人。則陛下大

事去矣。世宗深然其言。卽封趙匡胤爲殿前都虞候。匡胤入謝。奏道。高平一戰。皆諸將之勞。臣有何功。敢獨受其賞。世宗道。卿之功。朕念之不忘。卿毋辭焉。朕自有處。遂又論功次第。以張永德。鄭恩。高懷德。劉詞。馬全義。史彥超等十餘人。盡封爲侯。以董龍。董虎。李通。周霸等。加爲副軍使。又召趙鼎前來。厚加賞使。以旌忠言。諸將齊呼萬歲。謝恩而退。有詩証曰。

出師容易制心難

一念蒼生枕不安

敵勝高平諸將服

劉崇垂首胆誠寒

世宗復召諸將商議。欲乘勝兵下河東。一舉而滅軍

師王朴奏道。陛下軍威至此。漢兵已經遠遁。天威足以震之矣。當復綏之以德。懷之以恩。葺爾小邦。自必順命。又何必勤兵遠地。親冒矢石乎。如陛下必欲彰其天討。近日北兵凋零。供給不堪。且待時熟年豐。再圖進取。亦爲未晚。望陛下鑒納。世宗道先生之言。果善。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朕聞軍易動而難安。乘其大敗而不卽平復。使劉崇養成賊勢。復兵入寇。大軍再動。難矣。朕意已決。先生且勿言。王朴見奏不允。默然而退。暗暗歎息。時岳元福亦在隨征。世宗乃召元福。符彥卿二人。道汝等乃朝中老將。深知兵法。今可

領兵三萬北征。至河東城下。耀武揚威。以張聲勢。待朕駕臨。徐定攻取之計。二將領旨。引兵望前而進。令李筠鎮守潞州。自與趙匡胤。劉詞。王朴等衆統大軍接應。世宗分撥已定。五月。車駕自潞州起程。經趨晉陽。直欲踰平城邑。方始回軍。有分叫志勵山河親身於鋒鏑。氣橫霄漢。盡力於疆場。正是。

欲將圖籍聯一統。怎許彈丸懷二心。

畢竟晉陽安危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高懷德以智取城。雖屬依樣葫蘆。難在不負乃父之遺托也。夫父之所托。已極。知子可不負於

三人  
父人可不負於子。而且所用之人。亦可不負於所薦之人也。今也懷德。首取其城南出成功。則真能不負於父。真能不負於人。而且真能不負於所用。而更且真能使所薦之人。亦不負於所用之人矣。此則懷德之難事也。此則懷德之能事也。故乃父以大用吾子。必不有負為遺托也。耶律奇之計策。固非不善。劉崇之分營。亦是妙着。惟劉崇志驕氣傲。遂使耶律之計不行。惟耶律坐觀成敗。乃致劉崇之策不遂。連類而觀。均非知兵之輩。

高平之戰。當分六段看。自南營裏飛出中軍。使樊愛能。至被傷死者。不計其數。為第一段。此是中軍敗績。以奇貨讓漢也。自世宗見事已危。至復又札住了陣脚不退。為第二段。此是副軍能建功績。由於親軍能激志氣也。自匡胤身先士卒。至兩打殘花。為第三段。此是親軍忘身衛國。能使監軍褰旗斬將也。自南軍左翼馬瑀。至聲勢振動出岳為第四段。此是左軍有作氣奮力之槩。故從軍能事半功倍之效也。自史彥超引數十騎。至投降者。不計其數。是第五段。此是從

軍者能以寡擊衆能以少降多不待戰而有戰  
勝之功不俟招而有招徠之意也戰至此似已  
結矣而偏又下文後軍劉詞爲第六段以大結  
之蓋劉詞之爲後軍也未立功而先遇首段之  
樊何將立功而又遇中段之匡胤見敗由樊何  
勝由匡胤而勝敗之必從於二人爲定也故以  
全段而分觀六段六段自有六段之氣象合六  
段而統觀全段全段自有全段之精神野史至  
此其真一而二二而一者矣  
未曾交兵先遇風起風果敗事者也而亦可成

事者也夫始而北風則果助漢之威張漢之勢  
而周爲必敗之兆乃未幾而轉爲南風夫南風  
自彼而來也以始之北風自我而往在我有必  
勝之機則今之南風自彼而來安知在彼豈無  
可勝之理崇於此亦可以喻矣而乃不悟信李  
義之狂言此得中之理諫全軍覆沒僅以身免  
亦何惜哉

恩威並用禦遠之大體也王朴有見於此而進  
言於世宗可謂得其體矣而世宗非之黷武窮  
兵身入重地宜其遭水淹之算也



飛龍傳

第四十九回

丁貴力戰高懷德。

單珪計困趙匡胤

詩曰

黃紙君王詔。

青泥校尉書。

誓師張虎落。

選將擐犀渠。

霧暗津蒲濕。

天中塞柳疎。

橫行十萬騎。

欲掃虜塵餘。

右錄僧皎然從軍行。

話說周世宗高平得捷。遂欲席捲長驅。掃除北漢。遂



以岳元福符彥卿爲前鋒。自與趙匡胤劉詞王朴等統大軍繼進。車駕自潞州起程。直趨晉陽。號令嚴明。所過地方。秋毫無犯。百姓箠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言按下不題。再說北漢主劉崇。敗歸晉陽。收養敗卒。備治甲兵。脩固城池。隄防周兵侵犯。那遼將耶律奇與楊襄。領兵從忻州走歸晉陽。劉崇遣王得中護送歸國。并求救於契丹主。得中領命。與耶律奇楊襄齊出晉陽。至遼邦。人見契丹主。奏其高平之敗。北漢主苦無援兵。幾喪性命。懇求大王另發救援。以報其讎。契丹主聞奏。連連歎道。若使趙延壽在。豈至有如此之

敗。遂召楊襄責之道。汝爲先鋒。安得坐視成敗。而至於此。楊襄不能答。契丹下命。囚之獄中。先令王得中回國報知漢主。吾當親自來援。王得中辭別自回。却說世宗大兵來到河東。扎營城南。分遣諸將攻打晉陽。旌旗環繞。劍戟縱橫。連營四十墩里。金鼓之聲。震動原野。劉崇聽得周兵攻城。亦分餘諸將堅守。揣待契丹兵到。然後交鋒。不意王得中自從大遼回來。到得中途。被伏路周兵捉住。因見世宗。世宗釋其縛。賜以酒食。壓驚。因問道。汝旣乞師於契丹。知他幾時兵到。王得中道。臣受漢主之命。送楊襄等歸國。只盡此

事其他非所知也。世宗笑而答之，令其退居別營。有偏將對王得中說道：「主上待公不薄，公宜思所以報之者。今日若不實告，倘契丹兵至，公安能自全乎？」得中嘆道：「吾食劉氏之祿亦已久矣，且有老母在於國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守險以拒遼兵，如此則國家俱亡，吾心何忍？寧殺身以全國家，所得多矣。」是夕乃自縊而死。次日報知世宗，世宗嗟嘆不已，令軍士擇地厚葬之。題曰：「北漢忠義王得中之墓。」忽報契丹親自提兵出忻州而來，聲勢甚銳。世宗召諸將說道：「劉崇無以爲恃，豈待契丹救兵爲夾攻之計，誰敢領

帳

兵先破契丹，則劉崇不足爲慮矣。只聽得帳下一將應聲而出道：「小將不才，願領兵一往。」世宗視之，乃大將史彥超也。世宗大喜，即令彥超領所部之兵與前鋒符彥卿合兵抵敵。二將得旨，領兵殺奔忻州而來。契丹主也先得報，領兵與符彥卿對陣，兩邊排開陣勢。符彥卿出馬，謂契丹主道：「前日高平之戰，殺得劉崇望風而逃，汝契丹如何不來救他？今天兵到此，汝反來尋死耶？」契丹也先聽了大怒，罵道：「不知進退的賊，休得多言。今日吾親來取汝之首。」言罷，拍馬舞刀直取彥卿。彥卿正待出戰，背後史彥超見了大怒，厲

聲喝道休得逞強俺來也。蹤馬搖鎗與也先接戰。二人殺在當場。鬪在一處。大戰有五十餘合也。先詐敗。兜回馬跑歸本陣。史彥超要見頭功。拍馬來追。後面符彥卿催兵掩殺。史彥超深入重地。却被他先開弓。架箭一矢射來。史彥超躲閃不及。正中面開。翻自落馬也。先勒回馬來。再復一刀。可憐慣戰英雄。今日死於非命。後人有詩以惜之。

門身

塵

磨戰遼兵血刃紅。

斬堅深入盡孤忠。

行人回首頻相問。

猶見將軍昔日雄。

契丹也先既斬史彥超。復催大軍望後殺來。得彥卿

奮力接戰。二人戰了百十餘合。勝負未分時。已日暮。兩邊各自收兵。次日報馬報於世宗道。史彥超被箭射死。世宗嘆道。戰敗一陣。不足計較。可惜折吾一員勇將。是可傷也。即下旨令諸將往戰契丹。定要與史彥超報讎。趙匡胤進前奏道。河東待亡之寇。旦夕可致契丹。雖擁重兵。特為觀望而已。一時決不敢進戰。為今之計。陛下可令兵馬阻住契丹。勿與之戰。一面先攻晉陽。晉陽既下。契丹不戰而走矣。世宗允議。督令諸將盡力攻城。那劉崇見契丹救兵不到。周兵攻城甚急。心甚驚懼。舉止無措。親軍使丁貴進言道。主

公勿懼。臣雖無能，原領本部人馬出戰。務要殺那周將，以遂生乎之志。以分主上之憂。劉崇道周兵這等勢猛，汝豈可出城輕敵？丁貴奏道：將在謀而不在勇。若臣退不得周兵，再作商議。劉崇允之。那丁貴乃山後人氏，號為三手將軍，使一口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劉崇倚為心腹之臣。次日，丁貴領兵一萬，放炮開城，搥鼓鳴金，搖旗吶喊，結陣請戰。世宗見晉陽有兵出來，即便親出。左有趙匡胤，右有高懷德，三匹馬立於門旗之下，對陣丁貴。左首李存節，右首陳天壽。那高懷德看見，拍馬先出，大罵賊奴，還不早降，何敢拒

敵。耶丁貴大怒，更不打話，拍馬提刀，直取懷德。懷德挺鎗赴面，交還兩個搭上手，好一場大戰。怎見得：

二將陣前相鬪，兩下交鋒無可阻。這個似搖頭獅子下山崗，那個如擺尾狻猊尋猛虎。這一個真心要定錦乾坤，這一個實意欲把江山補。從來惡戰見多番，不似將軍能威武。

二將山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大戰百十餘合，不分勝負。那劉崇同着左右，正在城樓上看戰。二眼見了世宗，便令白從輝放箭。從輝拈弓搭箭，颯的一矢正中世宗坐馬。那馬亂跳起來，把世宗掀翻下馬。陳天

正

壽看見一馬飛出提鎗來刺匡胤大喝一聲。休傷吾主。綽起九耳八環刀。望陳天壽劈來。天壽忙把鎗來一架。早把虎口震開。不敢交鋒。逃回本陣。那南陣上飛出董龍董虎等。將世宗救起。又有張永德鄭恩等。聞知南北大戰。各出精兵來助。丁貴見南兵蜂湧而來。情知寡不敵衆。難以取勝。只得回馬收兵。走入城內。懷德追到河邊。見弔橋扯起。方始回兵。世宗謂匡胤道。今日若非二御弟眼快。幾被北軍所算。此功莫大焉。匡胤道。今後陛下但當保重。不宜輕敵。自蹈危險之地。世宗歛容而謝。遂命軍中擺宴賀功。按下不

提再說。丁貴進城。見了劉崇。甚言周兵勢大。兼之將士勇猛。實難對敵。劉崇道。今日孤在城上看戰。足勝高平之役。然敵兵不至。如之奈何。丁貴道。臣聞契丹屯扎忻州。被周兵阻住。彼亦但爲觀望之計。誠不足爲之倚靠也。今河東單珪令公擁重兵在絳州鎮守。此人智勇兼備。善於用兵。主公卽當調回。可以退敵。劉崇從其言。卽差官密地往絳州召單珪。那單珪這日正在府中議事。見劉崇差官來召。卽日與四子帶令精兵三萬。來救河東。兵到鳳凰山。扎下營寨。離晉陽有三十餘里。當日單珪與四子商議道。前聞劉王

大敗於高平。將士喪氣。只因起匡胤英雄無敵。高懷德勇冠三軍。手下強將極多之故耳。汝等與之交鋒。須要小心在意。勿失銳氣。長子守俊答道。父親莫長他大志氣。滅自己威風。孩兒明日交戰。務要活擒匡胤。以顯英雄。是日無話。次日報馬報入南營。匡胤進道。臣願領諸將一行。世宗大喜。匡胤同了眾將領兵至鳳凰山下。兩邊擺開陣勢。單珪帶了四子一馬。當先大罵周兵。不知進退。尙敢領兵會我。欲速死耶。匡胤拍馬舞刀。大怒道。河東亡在旦夕。汝尙不知死活。阻逆天兵。我誓必擒汝。顯我陣上之名。當有單守俊

聞言大怒。一馬冲出陣來。拈鎗直刺匡胤。舉刀只一架把鎗一良。守俊在馬上亂旺。兩臂多麻。說聲好利害的匹夫。連忙抽回鎗。復又刺來。匡胤舉刀相迎。戰不三合。守俊招架不住。回馬便走。那單珪第二子守傑見兄敗回。大叫道。待吾擒此匹夫。一騎馬一口刀。殺出陣來。與匡胤交戰。匡胤奮起神威。力戰守傑。叁子守信見兄戰匡胤不下。縱馬搖鎗。上前助戰。兩下夾攻。高懷德見了拍馬挺鎗。殺人陣來。將守信兵馬分爲兩處。守信正待來迎。早被高懷德順手一鎗。撥於馬下。四子守能殺來救去。守傑見不能勝。回馬而

逃北軍見匡胤懷德勇如猛虎誰敢上前都不戰而走匡胤見北軍陣亂匹馬單刀冲入軍中無人抵敵軍士盡皆棄甲拋兵而遁有詩贊云

刀鎗劍戟三千隊

鉄馬金戈一萬重

斬將殺兵人莫敵

應教帝子顯英雄

高懷德見匡胤奮刀大戰即便催動大軍一擁冲來北兵大敗尸如山積血似泉流匡胤追了十里方始收兵所得糧草馬匹器械等物不計其數當時賞賜軍士已畢差人報捷世宗那單珪敗退有十五里方纔立住營寨計點軍士折去大半現在帶傷的亦多

即與四子商議道我自來提兵從未有敗不意今日失此銳氣觀趙匡胤之勇果然名不虛傳况有高懷德相助難與對敵如之奈何牙將劉武獻策道主將勿憂某有一計要擒匡胤易如反掌單珪道汝有何計可擒匡胤劉武道離此五里有一盤蛇谷甚是峻險裏面多是絕地只有一條小路可出先令人準備石塊埋伏兩枝人馬於谷口將軍臨陣詐敗而走把趙匡胤賺入谷中將軍抄出小路將石塊塞斷外面用重兵困住便可擒匡胤矣單珪聽了大喜即命守俊守傑領三千兵於兩下埋伏自與守信守能重整



入馬至鳳凰山來搦戰。匡胤聞知，引軍來迎。高懷德在馬上對匡胤道：「昨日單珪大敗而去，今日又來，其中必有詭計。將軍須要斟酌，勿墮奸謀。」匡胤道：「昨日之戰已見其謀，諒此恃勇之夫，何足介意。吾今日務要擒他，方遂吾志。」於是兩軍相對，北軍旗門開處，單珪同二子出馬。匡胤道：「敗軍之將，還不早降，尚敢來尋死耶？」單珪道：「不必多言。今日吾特來擒汝，以消昨日之恨。」匡胤大怒，提刀出馬，北陣單守能手舉方天畫戟來迎，兩馬相交，雙器並舉，不上七八回合，守能回馬便走。單珪與守信舉着兵器出馬抵住。匡胤力

戰二將不上十合，單珪詐作墜馬之勢，守信假意扶救，一齊往東北敗了下去。匡胤大呼道：「捉此老賊，勝斬百將，拍馬來追。」懷德隨後揮兵掩殺。匡胤此時已深入重地，又見北兵四分五落，放心追來。遙見單珪同着守信兩個在馬上各棄頭盔，驚慌而走。匡胤把馬勒，卻領人馬星火般追來。看看追入谷內，忽前面不見了單珪父子。匡胤心疑，即令軍士探視路徑。軍士回報：「裏面多無去路，止有一條小路，已有石塊壘斷矣。」匡胤大驚，情知中計，急令後軍速退。忽谷口伏兵齊起，重重圍住。匡胤率兵幾次冲殺，不能得出。

懷德兵少。急救不及。匡胤部下五千兵。被北兵圍在蛇盤谷中。單珪又以重兵絕之。直个水洩不透。鳥飛不下。懷德無可如何。只得引所部之兵。奔回大營。見了世宗。奏知匡胤被單珪用誘敵之計。引入蛇盤谷中。不能得出。世宗大驚道。二御弟全軍若陷。吾事休矣。事勅東營張永德。鄭恩。領本部人馬。速救匡胤。世宗怒將士不肯用心。親自監軍。那晉陽城內劉宗聽知單珪用計。已把匡胤困住。心中甚喜。即遣丁貴。李存節。陳天壽。領兵二萬。屯於城外。與單珪彼此照應。爲犄角之勢。當時世宗領兵來至鳳凰山。列開陣勢。

事起急

勝恐聽誤

討戰北陣。上單珪橫刀出馬。大呼周兵還不速退。汝將趙匡胤。已被吾略用小計。困死谷中。汝等又來討死。意欲何爲。世宗勝言大怒道。狂妄賊徒。好好撒去。圍兵饒汝一死。不然便當屠戮汝等。爲肉泥以消吾恨。言未畢。一將湧出陣前。世宗視之。乃張永德也。永德拍馬拈鎗。直取單珪。單珪掄刀來迎。兩軍吶喊。戰鼓如雷。二將大戰。約有百合。聽負未分。鄭恩在門旗下看戰。忍耐不住。提刀躍馬上前。冲殺北陣。上單守傑。舉刀接住。廝殺四匹馬。絞做一團。你爭吾鬪。戰至日暮。兩下人馬平折。各自回營。世宗以匡胤不能得

聽心腹誤

出。心甚憂悶。次日命高懷德、鄭恩領眾軍往谷口攻打。懷德與鄭恩引兵殺至山前。剛到半山。山上砲石弩箭加雨點般打下來。眾軍如何得上。只得退屯谷口。正待安營。忽聽谷口一聲梆子响。箭如飛蝗。喊聲大震。眾軍立身不定。懷德與鄭恩無計可施。引眾退回大營。世宗見攻打不進。更加憂悶。又遣馬全、義岳、元福、劉詞等日日與單珪交戰。互相勝負。終無一策可救。匡胤因而世宗坐卧不安。寢食俱廢。只是輪流遣將討戰攻打。不料北軍劉武又獻策於單珪道。今趙匡胤困在谷中。周兵圖救。利在速戰。將軍只宜堅

壁以守。不消一月。谷中人馬絕了糧食。必盡饑死。何必與彼空較勝負。單珪大喜。即下令軍士堅壁不出。以此世宗遣來的將佐盡皆空回。世宗知此消息。如坐針氈。將及半月。並無得救之計。鄭恩奏道。陛下不必憂慮。臣願今夜拚死殺進。救出二哥。世宗道。此非眾將不肯盡心。實難攻打。所以不能救出。汝去徒然有損。亦何益耶。張永德奏道。陛下可出榜文。招募此處土人。有能熟知地徑。偷入谷中的。加以官職。便可救矣。不然坐守日月。谷中兵馬絕食。不惟不能救。更且難全其生矣。世宗從其議。即出榜文。張掛招募。熟

知地徑之人其夕世宗憂悶迨甚寢不安枕起身帶  
了幾個近侍。巡視諸營。時當秋初時候。涼風送體。月  
白星稀。夜色天街。雲華皎潔。正空水澄鮮。紅塵隔斷  
之景也。世宗巡視之間。忽聽營後有人作歌。世宗側  
耳聽之。甚覺慷慨凌雲。激昂動志。戛戛然抑揚傳清  
澗之聲。洋洋乎自命高一世之想。不爭有此一歌。有  
分叫絕地頓開生地。危機可致安機。正是

雖離山谷牢籠計

難脫波濤淹沒災

畢竟作歌者的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正得中以漢主無援而敗。明明以耶律楊裏坐

觀成敗而不救。故有兵如無兵也。契丹主以趙  
延壽在則不敗。明明以耶律楊裏曠職債事而  
無功。故命將如不命也。奇襄於此宜其被面愧  
心。置身無地矣。又何俟責之備而後不能答耶。  
王得中以孤身出使。請援契丹。路間被執。不言  
兵期。而曰其他非所知也。只此一言。足以服世  
宗之心矣。蓋臣所知者國家耳。老母耳。國家之  
存亡。臣所當知也。老母之安危。臣所宜知也。舍  
此之外。臣不知也。非不知也。特不敢知耳。特不  
忍知耳。如必欲臣知。則豈敢以國家老母爲進

見之禮而自蹈於敢知忍知之地也哉。此不敢不忍之心。所以自勵而自誓者。則唯有死而已矣。夫有死之心。而必由於非所知而決。則雖死亦不爲吾所知也已矣。宜乎世宗不叱其不言。而乃笑而答之也。

天子有天子之事。將帥有將帥之事。垂裳而治。天子之事也。疆場效命。將帥之事也。以天子而崩將帥。是爲陵。以將帥而于天子。是爲僭。二者均失也。奈何世宗以萬乘至尊之身。廁於對壘之地。以天子仰望之身。列於行伍之中。躬蹈危

險。嘗試兵戈。豈天子之理也。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堂且不可垂。而况親冒矢石哉。

蛇盤谷一計。本屬情常。而匡胤墮之而不覺者。一時之疏也。夫詐作墮馬。棄盔而走。皆從來誘敵之故智也。匡胤素明韜畧。而乃悞中其謀。得毋好大喜功。志驕欺敵之所致歟。

